程氏墨苑

桐鄉侯傳

桐鄉侯者名晦字維淵其先出赫胥氏棲於冲漠之野以炎氏坎氏為媒耿於木公之支因以燕然為國是生九子其一曰黔更號烏九氏結繩既廢文字代興烏九與漆雕氏遊於竹素之林漆雕第工為科斗文至龍蛇雲鳥諸體非烏

氏不能也戰國之世其族有翟子者以
兼愛為學磨頂放踵以利天下為孟氏
所闢族遂解散又百年而有陳玄徙於
絳縣秦并天下與管城子同升上有所
畫指揮管城使告諸陶泓氏玄為潤色
而楮先生受焉及用斯言焚燒六經並
罷玄等唯秦卜命龜使進其食刑人則

胃刃從之嘗面攻英布布為改容恨之
剌肌曰我行當王爾焉能湼我哉漢興
蕭曹諸公共執持之不戰而功為家武
帝稽古禮文侍從之臣多籍玄以進然
其時刀筆之吏致行其法亦頗受畫云
文深峻削一成而不可變矣成帝獵長
楊館玄之裔孫與翰林主人問難其辭

甚設楊雄錄之以進賜爵客卿世襲其孫東京時有喻糜父子給事尚書喻糜者客卿小字也曹魏代漢有石斛氏者出於黟山假卿之姓亦得侍中書氏館之三臺為陸士龍所取此其贋矣而客卿之胄有少而娟麗者為隋煬帝所嬖使為宮女畫眉謂之蛾綠子宗人恥之

有唐中葉顯於上谷為祖氏所主與康香氏交而相和也明皇寵之寘之几案一日以道士服見伏而呼萬歲三上悅以為玄香太守加九錫卿爵如故五代時奚氏父子載卿之族去易水而徙歙邑於萬松之林曰吾母族也因止不去其後遊道日多益貴而修身被五彩雙

龍夷脊飾以金寶士林益尊慕之以豹
皮為幄列之室中或飲其德而醉甚至
濡首潘谷老人與為心友能隔帷而識
之宣和之世尤見親禮剖符封松滋侯
從母居也木公之族既繁不能無薰灼
濁亂時為管城所嗤而鄉居歙久交遊
亦濫四方賤之伯休父之世居於有篠

之野見而慨曰此鄉曹也而污於所自出微是其無喬木乎吾將更之乃之嶧山之陽問津於桐氏挹其光彩曰此真吾所願從遊歸以告里人子倩曰此嚴瀼之資油〻然與之偕可也子倩信之曰吾與點也與之立譚久之盡吐其氣兩相忘而化既而悔之肌色黧然見濕

厭焉主人擁篲掃除春韝甚恭奉之園室意終不合越有大武氏者善與人交居中調劑處之故舊之間乃一快矣自是方圓長短惟人所假無不曲從兩儀萬彙之形百家二氏之籍與其圖象古文鍾鼎丹篆法符之品苟可模範無不默而識之又恥為小文痛刮磨其故習

一反於樸使實而有光輝不佩金朱不
衣繢藻黝然煒然叩之鏗然顧獨守其
大玄伯休氏自喜曰此可以為藝林寶
矣走書而荐之自兩都公卿學士無不
結為文友相與議荐于朝曰烏九之後
以毋受國今木公之世微矣更以桐氏
為毋亟就其國邑改號桐鄉奏具未上

而木公之康孽婚于烏氏之奴不復與
侯家通矣默默先生曰卿之國於木公
尚矣桐氏之先乃以協律善譚為師襄
所撫爾一旦起草明光遂列凌烟之畫
異哉且子倩胡為者尺寸之村中立而
不倚百木之長避之士貴自樹耳始木
公將廪有希皋氏者好嘗毒草亦有由

然乃其性脂滑善匿縉紳先生難言之故不如尚同自管城興于蒙氏楮先生之承旨荐自蔡侯皆有功于文苑而伯休氏傾其槖背以奉客卿至不得黜其実卒之賜姓受封益張其世以再造文明於草昧功不在二子下矣世世徒目為墨家者流嘲以玄之尚白豈知其淵旨

弍

萬曆癸卯十月望日穀城山人于慎行

為文友程幼博先生撰

翟道矦世家

翟道矦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黜獨弃而從相爷氏遊曰名其家遠祖隃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寫直必令与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鳥歡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為戲農不得収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隃糜偕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竟隨

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少銕緑娟秀明皇見而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為賜長操堅重不交權貴馮盛者挾以行道遇盧杞龍賓輒引盛囊自蔽杞發之大笑盛正色曰此君日侶金谿子録離騷古本方公提三百刺為名利奴詎不勝耶安祿山亂䡾蹕幸蜀時〻磨楯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殁子

孫貧弱至実不得黔迫五季而黟乃生遯跡新安山中獨奚超〻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屬傾性膠柱罰為城旦舂賴奚調劑曰定交於杵臼之間驩如也黟世擅文翰至是得師匠罏錘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甚急庭珪以豹囊載黟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黟面貌黧黒不為重上望見知其材親為拔拭曰卿固儒席琛摩厲以須

令宇內同書可乎點頓首曰臣以黷見杈憂心如擣幸上磨礱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銳授秘書郎凡文誥典策共爲潤色稱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還景達日侍遊晏一夕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沖古近臣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

元池沼禽魚屬徐崇嗣詩書畫為時三絶皆
豎往來摹畫體為皴裂上拊之曰卿以摩頂
放踵為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
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
時宰害其能譏曰豎居官織黙且無潔白稱
豎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
消磨矣曰稍〻自引去豎面如紫玉脊成雙
龍文芬香襲人嘗墮水帀月不傷其異如此

黜後百餘歲陽羨葉嘉以風味聞司馬光評曰葉欲白而黜黑葉欲重而黜輕葉欲新而黜陳此兩人胡相反也蘇軾曰兩人皆芳潔其德同皆堅其操同君子妍醜黔皙殊而德操韞藉無以異光笑以為知言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觝不失封爵豈非以其功哉黜生九子族姓丰天下而在新安者最良門風寛博非目不識丁者

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与黙暱黙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黙亦無以名世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黙与李氏謂邪

昔讀昌黎毛穎傳東坡萬石羅文傳絶歎以為奇頋於子墨客卿闕如也余不量戯為此篇

幼博鴻臚擕其製墨見訪輒書以遺之

幼博之墨當不減庭珪而余遠不逮韓蘇可愧也

萬曆癸卯春澹園居士焦竑

張印

澹園居士

釋問

客問於陳玄子曰韜晦以全身者逸士之履也攄赤而登要者達宦之為也今子窮縹緗之輿抱黄虞之畧臠綺繡之文有日矣胡不侍彤墀登紫閣赤舄金章朱輪華轂徒從事於筆研之間守一官而默默也陳玄子曰聖賢不能違時故遇不遇者蒼蒼也

得不得者禄命也昔者舜以匹夫而升黄屋以其遇堯也吕望黄耇為帝師以其遇文王也伊尹起白屋而佐阿衡以其遇湯也管仲解徽纆而為仲父以其遇齊桓公也鄧禹以玄髩而封侯以其遇光武也予忝端方而不磨雅素而無染奈貝錦成萋菲青蠅變白黑時不我以罔由自白故黙

而守吾玄客曰遇合係乎時進退由乎己排金門入紫闥孔方熊之子奚不以黃金為媒青趺指路求金張以為援而自致于青雲也陳玄子曰如子之言所謂以黃耳之皮而補黑貂執白駒之步以議盜驪覩世俗之碔砆未陟明堂而窺蒼璧也夫乞哀於晦黑而以驕人於清晝者志士之所

深蓋故掃門而求見者志卑上書以自通者行辱三公而銅臭者跡汚草玄而仕莽天祿貽譏以合從而肘黃金黑裘空敝故以利傷行者匪幽玄之致也枉尋直尺匪方正之模也和光而同塵者匪堅貞之操也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吾亦玄默以待

用而已安能摩頂踵以覬銀黃客曰守黑
需時既聞命矣縣黎之弗售也則韞匱而
藏之青萍之弗試也則匣而寘之今既非
子之時矣胡不卷而懷之潔身而去之而
徒磨光刮垢冀以藻翰博名高何時超凡
研而升煙閣乎玄子逌然而笑曰客之言
似矣然未白予心也天之生才也將使其

文明區夏黼黻皇猷乎抑欲其如脂如韋
而罔裨實用乎將使其礪世磨鈍以賛恭
默而邑玄風乎抑欲其貞白自好而隱以
全其軀乎將使之由塗炭而躋煙霄乎抑
欲其閑松關而自適乎夫才不虛生世不
自治達人遺世君子憂時彼蒙莊遁跡於
漆園巢父洗耳於清流仲長統樂志於玄

虛周顒甞心於緑葵孫子荆怡情於白石
天隨子逍遥於筆床田游巖膏肓於泉石
黄綺茹紫芝張良從赤松亦各言其志巳
此脱屣黔黎者之所為匪畱心當世者之
所希也客未覩乎應龍乎潛於潢汙為螻
蝗所苦不知其將乘雷雨而起青霄也梗
枏長於深林荆棘翳之一旦遭匠石出之

蓁莽之中蔽大江而下用以棟明堂梁魏闕故夫出幽而入顯者楩柟之美材也脫泥淖而奮蒼冥者應龍之神異也由沉默而華要者賢智之徽猷也故昔玄光用晦封侯松滋玄香染翰加封九錫小道獻精龍香賜號子墨被召而拜客卿若夫人皇造書契蒼頡制文字大禹錫玄圭西伯演

周易姬公興禮制孔子作春秋秦帝上封禪漢髙定律曆左丘纂國語孫子著兵法賈誼策治安韓愈傳毛穎楊雄草太玄典籍之所傳皆吾徒爲之佐荀悻丶以自潔安能勛績勒咢彛聲名垂竹帛也客於是避席再拜歛衽而歎曰大哉君子之言所謂待時而動磨而不磷者吾今而後益知

子之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也

予昔左宦江州偶得程幼博佳墨託為

陳玄答問令見墨苑希世寳藏遂録登

附

閬中趙世顯

趙氏仁卿

長白山房

玄對

客有過余職墨齋者向焉則對共得十有六則以

附於手擇客向別載

作書者不學北館中掃帚泥汁玄煙之功當倍於側

理陶泓三君三君備而如旋焉則興敗如漆焉則神

王其聚合異趣固所渊矣然得其鮮將几塵并水自

勝墨豬

書窗中明几淨欄不可缺者香也燃沉水香不如闻

花香闻花香不如聽茗香聽茗香不若觀墨香墨香

非蘭非麝非色非味逆于鼻心于目故曰觀也人知
觀墨之香可與語墨昔楊用脩嗜古書云古書不唯
可讀乃有一種古香可愛古墨之香政堪與比
昔有論硯墨者以墨為中書是殆不然夫研静耳墨
且静且動今研之久者止於趙宋賞鑒之家尚有右
軍筆手蹟墨之壽何如
筆禿焉退於塚紙敗焉厭於焰硯毀焉處於瓦礫唯
墨雖殘珪斷璧尚猶爭寶且三物同盡神去形留墨
出有入無至於聲臭雙泯蓋墨默仙也藏者久祕用

者尸解

有索余書者每令持一螺半挺以代鵞羣久之古墨盈篋强學人製豹皮明光錦諸囊分别貯之一日有上宫之變發箱簏中數百函昏黑皇遽誤以為珎寶都負而趍固知多藏厚亡墨磨我矣然藏墨宜用藤紙匣各塊一具啟不誨盜亦不受黴

余始嗜墨繼而最積々恐磨之矣世有見人藏善墨輙思置己篋中或塗抹惡札驅之於不言或緘縢鐍固終身不一試者均謂墨癡知蓄墨而不知辯研知

鑒墨而不知養研知養研而不知收筆亦均謂之墨痴收筆之法子瞻妙矣養研自有秘訣在蓮房洗刷之外要使淨潤新利方與水味相調墨色自媚媚相睽不可名言

吾鄉蓄墨自方伯文始余每遇其寶硯齋輒舁數十簏出賞古造時製無不備具客已應接不暇目難周玩主人尚以嘆嘆未盡收拾為恨今且忽除歙令物之聚於所好一至此哉乃知其簏中小品必有為前魚法者何當盡與乞得以充池腹每臨池洗研一思

及此近代之墨喧傳程君房者妙余始不爲然后太學洪汝含以其第一者見遺果逼追古人豈絶特輩前歙令彭伯錢品題備至今令復爲吾鄉方伯文墨之遇人望但不脛而走異日　御座前有如蜓呼萬歲者必察天一一製矣昔予象交上耳得司馬氏畫手遂浪得名則君房可知

作画用程君房墨煙霧晻靄氣韻生動別增盤礴之興良由其烟細膠清劑和杵熟流利滑潤故不粘礙豪端而渾融楮上至於移蘭運竹醉後淋漓醲潑相

問遂欲生成
余嘗於高麗蘭吳江後上試君房墨及乾鮮明如鑑
始信仲將一點鴉有此理李廷珪后竟復有君房耶
它可煙煤驅使
余每以古墨比之古琴人無解者二物其色玄同而
斷紋斑斑愈拭愈瑩一也墨之古者如枯桐枝琴之
必黑光退盡者迺為佳妙又墨不須磨琴不須鼓四
願把玩以手拂矣可以終日
琴問材精漆久不問輕重有合百寶之層乃重異常

墨清煙者體輕苟合金玉諸屑成劑即膠氣盡而堅重如故二物實色政同獨索解人不得

鞠通喜啖枯桐尤愛古墨說林言孫鳳琴中有此物後為道士以古墨屑紿出余破產蓄一琴龍唇上蛀孔數百而余性復嗜墨毋疑前身即是鞠通遂製金線絲文中戴之用以操琴美墨觀者殆欲絕倒

人知松煤不若桐煙桐烟不若豨膏不知鄜延石油取以製墨墨光非常宋沈存中云石油一名脂水與泉水相襍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

頗似淳漆燃之如麻其墨名延川石液者括所爲也括以此墨必大行於世何寥寥至今君房氏博物多巧思盡遍搜一舊古人之製焉

一日洪汝含於烏石園盛集詞客歌妓盡出其所藏古硯與墨每硯一具副墨一枚中座拈題屬客各爲詩賦歌贊先成者奉君房墨二挺不則妓捧墨水一升鮮醒余爾日頗敏給遂連得數十挺客至有不得一挺者欲起見奪余戲之曰君既曳白自當烏有無已借齊奴如意碎以分子人如懷拱辭而去都人士

聞之以洪比王儉隸事余為陸澄後至一時美談云

萬曆壬寅夏十有二日若華畸

客宗曰壽撰并書于響泉齋中



謝程幼愽鴻臚惠墨

仙吏曾傳大隱聲辭官俠骨尚縱横烟雲氣結松為友文賦名高墨作卿鴈錦封来玄玉瑩豹囊懸處黛螺輕中書老秃常搔首懶借龍香沐管城

程幼愽寄墨數螺道中為稅使所榷戲作志感

客卿聞已渡江滸烏有何緣問藝林楮

國交遊成落莫松侯封爵付銷沉思玄

但撿張衡賦守黑空遵老氏箴爲語中

人休錯誤隃糜原不化黃金

穀城于慎行無垢甫

紉愽老詞盟訪予草堂以所製玄
元靈氣見餉賦此請政
寂寥秋色在東籬有客相過喜不支帶
草書窺松外徑墨花晴染竹間池狂来
忽起挼車轄醉後還呼霞酒巵浪說鄴
廷遺法在輸君滿挈豹囊隨
繡水沈思孝

程幼博丈惠墨精詩扇用来韵賦

謝

汗漫浮槎渡六鰲壯懷到處結羣髦樊魚老去交游少馭寉何来氣象高玄玉定逢和氏賞朱絃更發郢人操翩翩嘉會翻成別鶴看雲霄一羽毛

佘敬中

賦程幼博墨

大郭臚句英纕佩蓀與荃投閒解墨綬所思在玄〻朝飧黝霧裡夕宿黰雲追玉杵擣靈藥松滋浮寨天寒先生玉海深翰起風烟祖乃伯

陽聖禰彼韋奚賢不借龍麝芬
真氣滙玄元價比雙南金清耦閬
風僊爾既墨〻守爾亦皆方圓磨
須寧自惜顧助青藜然

縣圃蕭雲舉書

墨苑二十韻爲

幼博兄賦

客卿推子墨揆藻擅詞塲漸染依

毛頴觀摩友石鄉漆膠甘嘿守杵臼

結鄰芳寒燠調宜適春秋候始良

非烟浮黝黑入水識堅剛截紙鋒全

利塗金韻反戕六嗣工郎虧五季
衍潘常書帛緷魚袋遺丸龍豹
囊鄜延然石燭冰井貯清漳易
水源何盛新都派更長褫膠鸞子
遇黠漆始君房注冷金壺汁雲凝
玉蔺光品高畢九錫色古動三蒼

車輔芬殘瀋薄跣燦典章肖形

森苑囿法象擬圭璋型範分鈎曲

冉青畫直方玄工冠蔺帙雅式殿緇

黄天質超奚祖人官陋晋唐一螺不

忍試千古紀能藏豈曰隃麋細廉傳

異代香

東海于若瀛

幼樵先生將所裝畫菊屬詩予
田間酒半奉贈之
何物歟吾廬忽抱之氣
舒哦詩大唐後吐論建安
餘紅剖鷄露摘青公過
雨蔬論廉乃爾賺白傳好

岁书　舜皇岳额色倾
倒羡夜尝把酒蒙更动
烧烛子夜长多吊继写至
将我来抽黄孫重校授
京临池学仲将

郭之光

程幼博過朴園抵掌十三年

性老情崛骯髒潦死而生

一片熱心々獨從窮鄉不朽

快哉俠蹤

玉笋班中讀姓名十季荃贊

西播生與人且借筆刀牛刻

本隨去君重輕得於琳瑯稱墨
子玉々詩的尖緹縈韶思散卷
千秋去矣爾長歌以寄短簫

史氏池澄



奉題

幼博先生玄元靈氣墨妙詩

靈氣三蒼牧玄風九灝先圓功歸 翰府

琛繢在詞田香粒富珍妙璸璐比栗堅叢泓

霞彩互騰剡錦光旋盤結虬龍媚兮敷虎

豹鮮松心寧取趙石液詎師郢哲匠拵天巧

奇方效者賚遠林藏楚蜀劉泰馨栩樓列
宿垂芭澹平沙布部聯紫雲輕篆最宜
粟小光圓掃拾慳銖兩調和倍討研尕丞憐
雲絳萬杵劉霜前重襲防寒暑深根歷歲
年入淵明骨勁藏玉表鋒銛待價心何有藏
山理哉於蹇予方尚白娓子每貽箋不惜膏將

碧時纖翠昔瑄柳肥春腕滑花滿夜鐙便入
硯無爭藏含毫得韻偏端珉欣得友代穎
快堂儼然比金壺汁香粧玉案前寫懷成短
詠寄譜墨池編
念西居士王肯堂具草

程幼博先生遺墨見贈賦此爲謝

程君慷慨負奇節性植剛方不少折平生交盡五陵客不惜千金資莫逆且有張金好墨癖過市二鏍猶未懌親和巽以二兩煙世人珍重如拱璧余效伏王靳髓汁共遺溪提金壺液遂誇筆陣登甲雄長疑盈袖墨丸迄興餘揮輪幾千帙磨來斗許凝如漆感君惠余言雖悉聊題側理羞老筆

甲辰秋仲莆方祖延昌齡書

幼博兄過訪出所製墨相示因賦以贈之

墨池波隱寒蕭瑟銀鈎蠆尾無顏色側理空憐春雪溫隃麋但憶秋烟濕子墨何來自客卿相看一嘆青雲生班行舊典句臚直姓字

新吏衛尉名袖中携淂雙函在
松煤片片流蒼黛粉署遺丸豹作
槖帛書殘瀋兔爲袋更有玄元
靈氣芬桐膏溦破紫烟分銀臺一
點真如漆玉管千行揔似雲雄談
疊疊鸞飛電風雨馮陵墨華散

委珮令辭翡翠樓焚香昔奏芙
蓉殿俠氣由来與世疎蛾眉謠諑
意何如江潭屈子頻懷石梁獄鄒
陽發上書世變滄桑那足數相
看此事成今古痛哭儀飛六月霜
長歌急返三季雨白首誰云意氣

非風塵裘馬尚依稀鬚髯磔〻

排霜戟笑語翩〻振霍衣憩未

偃仰黃山側獨抱玄龍共朝夕汁

寫金壺汁注雪香飛玉蕊寒凝雪

奚李遺珠未可求秪今誰復嗣風

流浣嘲揚子玄仍白自署松滋萬

户俟

萬曆壬寅冬日友人碩挺元書

程幼博先生過訪阮亭高齋
并贈墨寶賦謝
曾作明廷執戟郎上書出獄
似鄒陽身携墨隱非君市
老得詩名獨擅場訪我漫
勞投白雪逢君正欲乞玄霜

書集貝葉西來義 始與隃麋字字香

太原王穉登

王穉登印

廣長菴主

從者客歲過寒齋、頭有一傖父索書甚急

門下不別主人而去後往　張紉子別墅竹堂

寸僧房索之皆不得每念及汗淫淫沾背耳

園中草孤憤悲壯不減鄒陽獄中書堪令

飛霜六月矣

佳墨一點如漆可方韋仲將無論潘李何

況于魯輩式輙成一詩題扇頭托
公家阿咸奉寄不博
一捧腹也不腆長物并祈
鑒存皇恐〻〻

釋登頓首再拜
左長

程鴻臚務博先生惠墨詩以酬之兼致
別意

翼翼東南墟鄣山表奇秀之子應佳靈工墨
闡宇宙文海汎菁英執林淘芳嗽馳譽久相
聞真贋處同售寧知空城陽逆旅得邂逅片
語遂脱贈開匣煙霞驟玄元無始精意是神
工授吾徒十襲之至寶永為壽徵哉大道師
何當日左右去去返舊疆驅車望清晝

例〻冬風寒旅夜亦何乏有使來叩门云惠
君居墨玄珠不可求而乃象罔得寵逾竹書
光喜溢寒士色攬裘前致詞爲我謝玄德閒
之齋山道驪駒詢迫遥湖陰浩蕩生飄風來
自北堤楊久凋枯携尊意何拙行者既已歸
居者尚旅食混〻淄塵中茶承媿雕飾

九華吴光裕頓首具草

憶君歌寄贈

君房大雅

憶君昔日五雲邊形墀春色人如僊憶君今日齋雲巔芒鞋裋褐學逃禪峰頭一枕溪頭漱匋窟蹁躚飄兩袖興來援筆瀉名篇應知五臟皆錦繡吁嗟世路作磨生家晦何如友家卿伯休之藥君平卜不與衆人共恒營月團婉轉雙龍屬其紋若犀堅若玉琢材妙手

總無倫湛湛光熒牛斗燭書成墨苑堪不朽
玄圭蒼辟文章藪褒然一代創奇觀無翼而
飛不脛走緊予索之玄又玄寶匣絪緼靈氣
閟授瓊更寄三千字字字五色相鮮妍白雪
新詩烏玉玦直可人間稱兩絕高蹤勝事足
千秋廷珪父子何能埒

顧造

鴻臚幼博程先生製墨精絕及讀墨苑并圜中草
因悉豪俠之概有感見寄 序言
余形質頹索縱情嫚惰時有酔飽之狀殊乏造
次之才舊因索墨浔悉
先生上書免繫肅〻可欽揮麈譚微英〻露奥一
言意暢指白水而盟霜四海情親飛青尊而酔
月至若即封居黙寄隱維摩僊掌挹芙蓉之露
争傳香辟鴿臺生蓮葉之韡不啻紫珣曜祥光
於若月疊異彩於非煙豈藉氏浩必欲啜盡即

吾家勃窣籍藻思矣時維冬盡序屬春初茶煙騰竹杪清散火爐鼎沸雪色上梅枝冷浸茅屋琴書不有微唫何酧佳况偶占短句用寄瀾懷

馭鶴偏疑客雕龍獨擅才狂歌憐隱俠孤嘯托禪訣棘石投魚蠹珠璣耿蚌胎雄心老逾壯壘守世無猜五劍題烏玉千金博麝煤尚方曾給月野徑忽逢雷欲試浮提字還藏魏武臺懷君何所贈相寄有江梅

江東王良相具稿

答贈幼博詞丈

字塞新徵罷官鄉

鬢回劍劍悵望明夜

城笑在青以相知淚不識

書傳白髮盈簪〻處

我蝸過古紅江邑山月
許淮嗚陽冰已負
青山宅安得天韻
著眉石破門

王[illegible]

墨雜說七章

右蔡之紙蒙公之筆上黨之松心青州之紅絲石皆壯產也而後世稱劉鐵龍尾研諸葛氏筆奚李氏墨四物者皆聚甚美於江南

數百里之內而歙處二焉將文
事所還其亦隨之耶劉滕族殘
宣城棗核樣亦不復傳獨歙所
產流行至今然眉子羅紋之質
衰矣而墨法乃日盛新安黟雅

之業甚未艾乎予以此卜之矣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為
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予每三
復於斯文多病懶拙自放於
無能計生平用墨歲不過數寸

而君房一日所餉壹辟螺丸充佃
囊笥重為墨者媿負夫墨之為
道處於銳鈍動靜之間者也故
壽於筆而夭於研矣予非敢
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不能銳

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甚廉幾究久守鐵壁於石穴於桑氏頑所歸何如入研墨之壽夭殆未有定也

玄元靈氣墨君光房所產翔也

法以漆液一參桐之二朱太史詩云
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入火曉
雜燼飛銷骨燼精鬼分真靈
槃氣常氤氳序云臺繼星燦
耿耿珠圓焰不四灼而煙輕如碧

天顥彩可謂善狀古稱韋仲
將之墨一點如漆至君房則真
漆矣凡制作清古拙而今巧古詳而
今略如以今之巧加古之詳雖盡
軼往代可也李廷珪墨至宣和時

價倍黃金而御府所藏麝爲相
國寺之墨漆夫漆墨之相後
也久矣夫
張伯英常仲將皆善書者也
而自作筆墨蓋則二事者固亡

詩文士而至鄙然工匠之倫尺寸之
藝皆有擅於世其襟韻必有異
人者若蘇子瞻稱潘谷過於潘安
吾不見其人想見其墨彼燼松
成富者其人與墨皆可知已

螺量丸枚圜餅劍脊九子雙龍古之為墨者象此而已來有多識圖牒羅絡萬形如今日者李墨不為文理質類金石論者曰以松自鏡面為借莫於外夫識之精微有隔

囊摩挲而得者而世寶皆若人旁
合李墨具瓌麗如羅譜印守
藏從吏皆能知之未必屈於寺門之
漆也惠文具贊郁良耳良實如
其文如其文

君屢按予四詩格韻豐穩甚肖
韋致咏於先官保擇讀之餘繼
以感注因憶先人去新都時父老
爭賫持佳扇墨請書前言明
使君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歟

所產輩可納愛分餉鄉里先人
逡巡謝為愛墨一錠扇一握此
與唐杜暹辭婺州承事遹顏
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歛又老不
識暹事亦云陶公今之寵也先人

為守時羅中書墨方盛行而余
家所蓄不過鋌兩餘乃頗有君房
墨數觔胡威之不及父審矣歙人
多繼之先宦傑筆此至纖細不逮
傳遞它日來悉非墨苑中一段佳

事也
舒元輿悲剡藤罪世之綺文妄言者
今剡縣界無藤種其說竟驗歟
墨之盛極矣予懼松桐之無遺類也
乃用數語為君房以傳益之夫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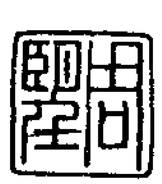
綺叟堂後有如亭者君房曰文
之者子墨氏之亂也亂無窮而毋之
用亦無窮如種腐於芽實乃千
萬世為墨氏毋之雜也蓋既廢植何
傷乎亭為拙久不為辭賦聊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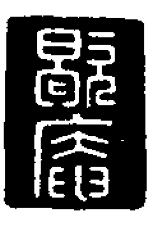
意所之書數則歸之行將以君居所贈縣淳居民之廉焉以為子他日為火因緣亦將使墨君說離文字妙法也

萬曆癸卯首夏日


會稽陶望齡書







墨苑題詞

墨之為言默也默者能言而欲無言墨則無言也而無不言凡世之善言者必賴墨以傳予攻易而有味乎易之言墨也曰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成之以默無一切辯詐機智之私故自信以信天下有不假詞說而自神者非語

默成文象之德行誠不足以與於此墨
圖形而下之器也而有道焉存乎其間
自有書契以降稽古證今談來彖往有
不取信於載籍者乎作者遞興各成一
家言而藉墨以行于世均也一成而不
可變考信而無所遺惟此無言者之言
乃可以永久不磨若薪盡而火傳不以

指窮而卒不窮于指也其德行可不謂貞固該博廣大悉倫矣弟幼博氏攻儒而嗜墨因神搜智索期盡墨之利以利天下既為郎罷歸搆禍幽居金盡而取資于墨事白而墨之嗜愈篤乃取六合内外種種名理物象盡荒囿之於墨初不謂為墨特藝成而下者舉少之所嗜

而老或更之游戲藻翰之所取給而艱
阻後輒棄之蓋世之爲墨者或用于墨
而不能爲墨用或用違于墨而不善究
墨之用故于德行無聞焉幼博幽憤以
来嘗歷苦趣坐進玄默一有嘆詫感慨
之褱即和墨伸紙以寫其無聊不平之
一乃信其寬抑而昭雪之墨代幼博

之所欲言以廣視聽之所不及宜紉博德墨甚而思以墨之愛兼愛天下也近且偕予友巨源程公脩淨業而捐諸榿將鬣生平之俠氣剛腸恩讐德怨直以數升墨汁塗抹其所纖計毛舉者而空之此之為德行不有超予語言文字之外者扎予之自警曰聽默生二十載于

茲矣竟未能一聽于默以滌忌言共信
之天故讀幼博氏所為墨菸而輒以德
行之說進幼博即不信予言安能易予
之默而以辯勝即幼博信予言以自信
亦何必易己生平之所為嗜墨者而求
多於默之外耶辛丑菊月朱之蕃書

墨苑行

書不中郎道不翟墨卿掉臂雙相識十年起草給隃麋千里遺魚徽副墨往、中書慚欲擲辟人焚硏羅推敲自矜知白能若拙不信聰玄費解物鄭、黑甜小窻下忽驚別

啄穿窗罅跪前道士稱陳人說古
奚奴把聲僊摩掌雙眼是耶非夢
破書淫惑溺圍會稽齋說中邑女子
同空寺裏到青衫按圖海印是如
覺把磨指鼻稱文極止知李氏歸
四和不足陳玄頌九錫我聞鶴足

山上好松心麋角膏聪可水黯樊槻笑渍色不脱不为文理质如金又少择玉殿上品琳琅最称金函出世剑脊俱承圆锐琢铸彩致极铸彩如云书家肖神其乃是珪璧佳离曹位置澄觞实自左司马发砚每书常侍客

鄉腴脫　悵佳士壯事年來不似初心

消自罷　陸蛙墨　何用金徽寶袋魚

翰林主人西吳沈澄　撰

錯墨

陳棃園中之甑埃亦鼻祖也上黨嶺際之松心亦正嫡也至今雲來居歙偏滿遐邇繩〻說〻攻苦淡數墨子之世其官不貳其職不溺者耶二千春之縣乞汝之以長楊獵之夸詡汝

之以公輸氏之漆削汝之以相國寺之縣
塗汝之以大宗師之寓言汝之以鳴乎此
五墨、、非夫晉平公之墨、、也
其質則墨石之霏屑耶其膠則墨牀
之膚腠耶其水則墨菜之瀊泉耶其
巧則墨翟之飛鳶耶其已章則墨床

之止賴以藏其真耶

高奴之脂盧龍水二物君臣劉玄體天

章沈郎解厭理有斐其文代劂剞

疇諮汝陳玄署汝客卿也磨硯不犁舐

筆不稽著絺洪淵以鬻是所謂四美既

具潭潭文府相待而成者也

濟南諸邑邢侗子愿甫試

李唐鯉魚研寫于西塾之

雲腴館時吾

師轂城桐鄉侯傳適至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住之久嘉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杉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祓石鼎清晝香高齋蕭閒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劭時煙漆成劉遂禮一時光價裝成墨妖余謙劭

傳墨劇之香勿傳旗余墨有墨香即藉合贅焉烟
天龍腦余復謂芳博今日墨為政烟帶自後香並
為政乎然香有至韻沉水旃檀非品也雕房綺閣
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倌儇邋遢非客也勞薪
歎炭非奩也淪肌挨鼻非實也狎湘而將身臥潑
颸送微臭齅鼻而借舌清魂烟凝弱縷或無見鄙
於萬物亦芳博有意荀令君余將露匄三日
濟南臨邑邢侗子愿甫寫于來禽館中

烱煙歌為

程幼博兄賦

天地生良材效用常不一楚丘嶧陽桐
爰伐琴與瑟滌焚以繼晷甞用固已畢
一朝遇羅生而遍價無匹程氏搜其精
抽烟更多術傅以紫草茹漿以陽朱質
燃熘睨高畢銖銖点無失萬杵成隃麋

嶽名過少室從此松心經稀音隻已註
乃知材有用用之奇愈出當其未用時
人故未易悉凡物莫不然以待作與述
伶倫如未生焦桐殘斧鑕

豫章羅相
阿白書

程君房墨歌

青天黯黯玄雲碎十萬天吳吹黑水雷號電走老蛟泣白日欲沒蒼精死帝鴻揮斤混沌吽徂徠大夫拍掌笑五丁熸液赤輪飛白鳳膏勻紫麝臍月冷龝高玉兔杵築陽萬斛空頻頷古來此技稱奚氏玄丘更闢新都市千廛萬井皆尚

玄獨有程生噪人耳翰林主人蘭嵎公
四海墨卿皆下風鳳沼鸞臺日千牘案
頭紫氣凌蒼穹筆冢如山鐵硯穿不惜
千金換一丸見人惟道程生好九錫文
成日月懸割愛曾分老夕郎不減隃麋
出尚方樓臺縹緲通都詫龍賓十二爭
翺翔玄元靈氣最奇絶滿匣縱横烏玉

玦明窻試展剡溪藤象齒馬肝皆就列
履皮油暈鋒削木精晶一點玄袁血犀
餅鶖飛月一輪九子長生共祝婚更有
螽斯紛振羽劍脊龍紋郎足論程生豈
亦有深意壯極前星原閒氣華封共祝
蓬萊宮聖子神孫紛不億夢裏曾驚兩
袖盈嗟君此贈勝瑤瓊漢宮不用須蛾

綠盧相應懃貯刺綾

南海梁有年

墨苑歌贈程幼博

古來英賢多奇癖播書錢陵金夜

徐氏復見程鴻臚親持玄霜題賦

渫光氏寫墨疏可評擿子耿玄貴足

匹墨供進治天六如抵名潛利市上先

錦囊繡襄緘懷飾中未必有得誰欺

渡蝴自容畫焉言焉爲萬家壽吉雖

打三揭圖來京驗寧無異可稱好
話戲令來鏡筆研更臨池試笑
屢嗟嗟月旦來多憑驗璞魚目混人憂
早共標名易名紹已志墨書有長城後
逢好事傳何比豈許廷珪讓名

長洲張鳳翼

閱程君房墨苑歌

熙寧董氏著墨譜圖畫精工辯綠縷斷簡殘編久不傳從來市井徒行賈元符高士李伯陽撰成墨苑說玄香形模製作不可見惟今繼者程君房君房一官

未稱意守黑探玄者高毀桐液
松烟搗練工蒸膠和漆青方秘
端溪石上生紫光染濡毫素
增鋒芒始知製法入三昧李
超潘谷頡頏一圭一珽磨諧好
不用麝臍并龍腦允宜褒錫松

潘侯何媿文房稱一寶亭来墨
苑尤精亭方應如矩圓如規古
今物象無不肖却使觀者心神
怡妙墨斯時無並駕黄金他日同
高價世人射利競紛紛研出非烟
空居下當今

天子聖且明
御書落筆龍蛇騰不知曾有
如蠅戲案上頻呼萬歲聲
萬曆癸卯秋日
閩都徐惟起興公撰

玄元靈氣歌有序

君房氏托於俠困於仕脫於阨隱於墨盡墨之道未以為足思縣几之光可鑒毛髮油則黯如也儻漆可燈其煤之色當佳於油遠甚何前人未及耶桐烟中試半投漆汁火不得耀漸減而投以三之一熒然星燦耿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顥彩始在有無之間繼微拂而徐積之盡一石僅得烟十數兩和劑既成不借色於金珠而清光溢目不借馥於龍麝而幽韻襲人筆浥其瀋不濁如水紙受其澤不滯如脂授諸史氏一試而訝其奇再試而扣其所以殊於衆三試而藏諸懷袖不能不用而不忍輕用惟作小楷乃出就古端手

自磨研以助書興不能名狀其質而歸之神化所成命之曰
玄元靈氣與藝苑傳而珍之復爲之歌曰
萬類含氣本一元重玄旣剖靈光存物物於物氣乃昏中有神物
爲物君托跡桐鄉與漆園化人入火疇能燔形銷質燼精魄分真
靈乘氣常氤氳總攝一切歸玄雲出無入有憑吐吞消滴水中窮
河源一毫端際低崑崙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之言普聲聞玄胡
得此衆妙門漆書汗簡會其原玄珠在淵力屈羣象罔能探意獨
愍韋李奚潘那足論載爾玄德賁人文吁嗟乎載爾玄德賁人文
大明萬曆壬寅歲日長至金陵蘭嵎山人朱之蕃書于燕臺之大
隱居

隃麋歌敬寄

君房程先生教之

烏砑巃嵸表南服玉削萬仞磨青蒼精靈佳〻毓奇士前有李超今見房君房才度尤瑰異吏隱金門早遁籍塌來妙技試隃麋製渟精工世無匠詭如滄海羅貝珎燦如鼉采閑崑岑子青萬惟譜

雞畫一片價重雙南金吐從文房初覯
見把翫迴環爭歎彩研來馥郁蒸雲霞
五色毫端爛相絢蹇予嗜古兼好奇邯
鄲學步時臨池勉張吾軍鄙遠恥矢報
敢忘瓊瑤詩
昭陽單閼春端陽日通家弟林世吉書

玄元靈氣歌

易水流枯玄德滓千秋墨妙疇探髓一支東注新安江黟澤晶熒世少雙徂徠松彫煙膏毗真贋相迷徒相訾臨池何處覓隃麋欲燒筆硯咄咄喳忽有寄我文豹囊開函片片墮玄霜芬芳噴薄龍麝散光彩陸離珠璣燦初疑墨上蠅細

點齊州淶恨不洒徧九萬箋真須月給
雙椽筆知是冲玄靈氣鍾蕭颯龝臺香
霧籠咲我守玄方落落彩毫銀管生花
萼

鮑應鰲山甫撰

續玄元靈氣歌

南山有木葉茗紫虗皇株之入鼎熹擣煉渾如膠牙錫吞光含照奪容成千畝陳夏何盈盈痴哉秦皇思塗城曾如新安撥蒼精然以蔡大爍文星澹煙漠漠碧雲橫層紫纔得四銖輕彈丸珎襲授長卿乍研龍尾瑩且清長卿慣作驚人鳴凭几揮毫十斛傾作歌紀事錫嘉名龍紋劒脊莫爭衡居然元始靈光生

散作宇宙空中聲洗硯閣筆了無情寥寥千載太玄經吁嗟乎寥寥千載太玄経

武林姚履素

程君房墨歌

吾慕漢神仙王遠書入木更嗟賞識
移千載幾濤苔易水之術久不傳窓、
文苑青松烟何處仲將漆一點是誰廬
嶽藏十年余有耽奇好古癖蒐盡隃
麋与石液螺子指火同授珠龍香半劑

眎斷辭年來盂浪學塗鴉紫端石上生
青華紫根藤角揮無數犀紋玉質不藏
家坐對綠蕉長抱膝雕几空停斑管筆
有客叩門惠一函淵函玄英紫淵室云
是製出程君房工力古人相頡頏不須麝
腦鬬芳澤不須蠙蜯裝精光萬竈如雲

燭龍炬桐液滴殘麋角煮金鑪火候十
二時鋏回月中三萬杵呼奴取水一磨之
堅如黑石滑如脂筆陳得此佳鏊甲狂來
寫遍數烏絲為點為畫色俱紫非煙
非霧毫中起丹臺似乞青鸞脂王母疑兮
白鳳肺吁嗟乎程君之技至此乎我今

向君有所須攜往景山從五老免教溪
提之人瀝血繼金壺

閬中馬歘季聲

贈程君房墨歌

轟輪輦匣中夜吼飛出回氐向冗走紫煙瀑露琳璃浮散往客霾雲骨瘦金壺滓盡神血滾溪提袒叟嚴啾穐東璧趙娘裂地脈絕令遺却松滋侯鄴中三臺空已耳誰似隃麋譜易水綈妃咄咄尚卿嗟眼裡紛紛烏鵲字程君房沈溝削木胥奇方冀家裡氏不足數浪談未來方與汪衛立如蠅金作價萬歲獻中

皇帝陛下人杵還同搗藥從開爐疑學燒丹
君君家圖書真五車衣豹囊中那足誇玉玦
臨風揮貝葉銀鉤映月落梱花鳴嘐心生誰
着幾兩屐草咤鞠逼癡卻癖爲君擬住壘官
行安得玄英啜弍石君不畀侯門紈袴不識
丁案頭玉珮空縱横

倚玉何　琦

琦 何

程君房墨歌

青山石室紫煙秀作者苦心枝櫨塢仙人龍涎已送至玉女鳳膏骨膏將平頸小兒崑崙子玉曰萬杵搗玄霜須臾裝型摩象出乃驚珍怪何森

張造時夜聞鬼神泣天地妙法秘不得獨耀萬古無精光尋常一枚可敵國隋珠趙璧皆可輕天下之寶君房墨

太原王鐸

讀

程鴻臚幼博先生墨苑歌

吾聞墨家者流能遺形爾胡雕刻藻彩剖精靈吾聞墨家者流事兼愛爾信邑羅汜瀾畫梗槩天玄地黃未有分此墨菴薆藏氤氳區分彙列既已顯此墨昭光職敷衍惟君能顯復能藏是以善舒

六善卷少小遺心契玄漠科頭日笠楊
子閣庀質鈎精巧濾無訬窾幾令混沌
鑿涼々不數仲將奇哆々反道廷珪薄
偶然一出遭風塵昂藏便爾歸丘壑世
人知白不知黑操戈射影真無極憐君
顛沛術愈工七年幽縶殘玄德韓非說
難屈原騷字々風霜動顏色但意工貧

未工文豈料鋪揚繪画皆奇特雲錦牙
籤裝製新兼之志恠仍捜神開函盡是
文章彥論交羨爾賢豪人自我把讀日
移午刻蹟真形掩今古烹茶細檢竟总
飢一啜一聲稱罕睹郤恨囊中正羞澀
何因悉假供摩撫噫嘻噓𠘨豈必囊錢
向君假君不見子墨子摩頂放踵利天

下

九華吳光裕寬生氏具草

寬生

芥舟生